昌黎先生集/卷十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昌黎先生集
作者：韓愈　唐

上宰相書

正月二十七日，前鄉貢進士韓愈，謹伏光範門下，再拜獻書相公閣下。

《詩》之序曰：「菁菁者莪，樂育材也。君子能長育人材，則天下喜樂之矣。」其詩曰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。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」說者曰：菁菁者，盛也。莪，微草也。阿，大陵也。言君子之長育人材，若大陵之長育微草，能使之菁菁然盛也。「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」云者，天下美之之辭也。其三章曰：「既見君子，錫我百朋。」說者曰：「百朋」，多之之辭也，言君子既長育人材，又當爵命之，賜之厚祿，以寵貴之云爾。其卒章曰：「汎汎楊舟，載沉載浮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休。」說者曰：載，載也。沉浮者，物也。言君子之於人才，無所不取，若舟之於物，浮沉皆載之云爾。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休」云者，言若此，則天下之心美之也。君子之於人也，既長育之，又當爵命寵貴之，而於其才無所遺焉。孟子曰：君子有三樂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其一曰：「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。」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，古今之所宜法者也。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，將非吾君與吾相乎？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材，將非吾君與吾相乎？幸今天下無事，小大之官，各守其職，錢穀甲兵之問，不至於廟堂。論道經邦之暇，舍此宜無大者焉。

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，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，其業則讀書著文，歌頌堯舜之道，雞鳴而起，孜孜焉亦不為利。其所讀皆聖人之書，楊墨釋老之學，無所入於其心。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，抑邪與正，辨時俗之所惑，居窮守約，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，以求知於天下，亦不悖於教化，妖淫諛佞譸張之說，無所出於其中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，三選於吏部卒無成。九品之位其可望，一畝之宮其可懷。遑遑乎四海無所歸，恤恤乎饑不得食，寒不得衣，濱於死而益固，得其所者爭笑之，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，求老農老圃而為師。悼本志之變化，中夜涕泗交頤。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，抑長育之使成材，

其亦可矣；教育之使成才，其亦可矣。

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，一夫不獲其所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。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，積二十年，不得已一朝而毀之，是亦不獲其所矣。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，若不往告之而遂行，是果於自棄，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，其可乎？寧往告焉，若不得志，則命也。其亦行矣！

《洪範》曰：「凡厥庶民，有猷、有為、有守，汝則念之。不協於極，不罹於咎，皇則受之，而康而色。曰：予攸好德，汝則錫之福。」是皆與善之辭也。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，而君子不逆之矣，曰「予攸好德，汝則錫之福」之謂也。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，必求其人而授之者，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，蓋將用其能理不能，用其明理不明者耳。下之修己立誠，必求其位而居之者，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，蓋將推己之所餘，以濟其不足者耳。然則上之於求人，下之於求位，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。苟以是而為心，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，下之道不必難其上。可舉而舉焉，不必讓其自舉也；可進而進焉，不必廉於自進也。

抑又聞上之化下，得其道，則勸賞不必遍加乎天下，而天下從焉，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。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，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，屢詔內外之臣，旁求於四海，而其至者蓋闕焉。豈其無人乎哉？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，而不來耳。彼之處隱就閑者亦人耳！其耳目鼻口之所欲，其心之所樂，其體之所安，豈有異於人乎哉？今所以惡衣食，窮體膚，麋鹿之與處，猨狖之與居，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，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。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。必舉於州縣，然後升於禮部、吏部，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，考之以聲勢之逆順，章句之短長，中其程式者，然後得從下士之列。雖有化俗之方，安邊之策，不繇是而稍進，萬不有一得焉。彼惟恐入山之不深，入林之不密，其影響昧昧，惟恐聞於人也。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，而宰相不辱焉，而薦之天子，而爵命之，而布其書於四方。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，必且洋洋焉動其心，峨峨焉纓其冠，於於焉而來矣。此所謂勸賞不必遍加乎天下，而天下從焉者也，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也。

伏惟覽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孟子》之所指，念育才錫福之所以，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，而忘自進自舉之罪，思設官制祿之故，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，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。

小子不敢自幸，其嘗所著文，輒采其可者若干首，錄在異卷，冀辱賜觀焉。干黷尊嚴，

伏地待罪。愈再拜。

後十九日復上書

二月十六日，前鄉貢進士韓愈，謹再拜言相公閣下。

向上書及所著文後，待命凡十有九日，不得命。恐懼不敢逃遁，不知所為。[1]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，以求畢其說，而請命於左右。

愈聞之，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，然後呼而望之也。將有介於其側者，雖其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。[2]彼介於其側者，聞其聲而見其事，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，然後往而全之也。雖有所憎怨，苟不至乎欲其死者，則將狂奔盡氣，濡手足，焦毛發，救之而不辭也。若是者何哉？其勢誠急，而其情誠可悲也。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。愚不惟道之險夷，[3]行且不息，以蹈於窮餓之水火，其既危且亟矣，大其聲而疾呼矣，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。[4]其將往而全之歟？抑將安而不救歟？[5]有來言於閣下者曰：“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，有可救之道，而終莫之救也。”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？不然，若愈者，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。

或謂愈，[6]子言則然矣，宰相則知子矣，如時不可何？愈竊謂之不知言者，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。[7]若所謂時者，固在上位者之為耳，[8]非天之所為也。前五六年時，宰相薦聞，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，與今豈異時哉？且今節度、觀察使，及防禦、營田諸小使等，尚得自舉判官，無間於已仕未仕者，[9]況在宰相，吾君所尊敬者，而曰不可乎？

古之進人者，或取於盜，[10]或舉於管庫。[11]今布衣雖賤，猶足以方於此。情險辭蹙，不知所裁，亦惟少垂憐焉。[12]愈再拜。

後二十九日復上書

三月十六日，前鄉貢進士韓愈，謹再拜言相公閣下。

愈聞周公之為輔相，其急於見賢也，方一食三吐其哺，方一沐三捉其髮。[13]當是時，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，奸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，[14]四海皆已無虞，九夷八蠻之在

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，[15]天災時變、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，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，風俗皆已敦厚，動植之物、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皆已得宜，休征嘉瑞、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，而周公以聖人之才，憑叔父之親，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。其所求進見之士，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？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，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？豈復有所計議、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？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，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，思慮有所未及，以負成王托周公之意，不得於天下之心。[16]如周公之心，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，而非聖人之才，而無叔父之親，則將不暇食與沐矣，豈特吐哺捉發為勤而止哉？維其如是，故於今頌成王之德，而稱周公之功不衰。

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。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？奸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？[17]四海豈盡無虞？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？天災時變、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？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？風俗豈盡敦厚？動植之物、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豈盡得宜？休征嘉瑞、麟鳳龜龍之屬，豈盡備至？其所求進見之士，雖不足以希望盛德，至比於百執事，[18]豈盡出其下哉？其所稱說，豈盡無所補哉？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發，亦宜引而進之，察其所以而去就之，不宜默默而已也。愈之待命四十余日矣。[19]書再上，而誌不得通。足三及門，而閽人辭焉。惟其昏愚不知逃遁，故復有周公之說焉。閣下其亦察之。[20]

古之士，三月不仕則相吊，故出疆必載質，然所以重於自進者，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，於魯不可則去之齊，於齊不可則去之宋，之鄭，之秦，之楚也。[21]今天下一君，四海一國，舍乎此則夷狄矣，去父母之邦矣。故士之行道者，[22]不得於朝，則山林而已矣。山林者，士之所獨善自養，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。如有憂天下之心，則不能矣。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，書亟上，足數及門，而不知止焉。[23]寧獨如此而已，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。[24]亦惟少垂察焉。瀆冒威尊，惶恐無已。[25]愈再拜。

答侯繼書

裴子自城來，得足下一書，明日，又於崔大處，得足下陝州所留書。玩而復之，不能自休。尋知足下不得留，僕又為考官所辱，欲致一書開足下，並自舒其所懷，含意連辭，將發復已，卒不能成就其說。及得足下二書，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，足下皆以自得之，僕雖欲重累其辭，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，故絕意不為。行自念方當遠去，潛深伏隩，與時世不相聞，雖足下之思我，無所窺尋其聲光。故不得不有書為別，非復有所感發也。僕少好學問，自五經之外，百氏之書，未有聞而不求、得而不觀者，然其所志，惟在其

意義所歸。至於禮樂之名數，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，未嘗一得其門戶。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，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。僕雖庸愚，每讀書，輒用自愧。今幸不為時所用，無朝夕役役之勞，將試學焉。力不足而後止，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，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，此吾今之志也。懼足下以我退歸，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，故因書奉曉。冀足下知吾之退，未始不為進，而眾人之進，未始不為退也。既貨馬，即求船東下，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。有相問者，為我謝焉。

答崔立之書

斯立足下：僕見險不能止，動不得時，顛頓狼狽，失其所操持，困不知變，以至辱於再三，君子小人之所憫笑，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。足下猶復以為可教，貶損道德，乃至手筆以問之，扳援古昔，辭義高遠，且進且勸，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。雖僕亦固望於吾子，不敢望於他人者耳。然尚有似不相曉者，非故欲發余乎？不然，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？不能默默，聊復自明。

僕始年十六七時，未知人事，讀聖人之書，以為人之仕者，皆為人耳，非有利乎己也。及年二十時，苦家貧，衣食不足，謀於所親，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。及來京師，見有舉進士者，人多貴之，僕誠樂之，就求其術，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，僕以為可無學而能，因詣州縣求舉。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，四舉而後有成，亦未即得仕。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，人尤謂之才，且得美仕，就求其術，或出所試文章，亦禮部之類，私怪其故，然猶樂其名，因又詣州府求舉，凡二試於吏部，一既得之，而又黜於中書，雖不得仕，人或謂之能焉。退因自取所試讀之，乃類於俳優者之辭，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。既已為之，則欲有所成就，《書》所謂恥過作非者也。因復求舉，亦無幸焉，乃復自疑，以為所試與得之者，不同其程度，及得觀之，余亦無甚愧焉。夫所謂博學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夫所謂宏詞者，豈今之所謂者乎？誠使古之豪傑之士，若屈原、孟軻、司馬遷、相如、揚雄之徒，進於是選，必知其懷慚？乃不自進而已耳。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，競於蒙昧之中，僕必知其辱焉。然彼五子者，且使生於今之世，其道雖不顯於天下，其自負何如哉！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，而為之憂樂哉！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，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、養窮孤，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，其他可否，自計已熟，誠不待人而後知。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，以為必俟工人之剖，然後見知於天下，雖兩刖足不為病，且無使者再克。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，然仕進者，豈捨此而無門哉？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，尤非相悉之辭也。僕之玉固未嘗獻，而足固未嘗刖，足下無為為我戚戚也。

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，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，主上不得怡，而宰相以為憂。僕雖不賢，亦且潛究其得失，致之乎吾相，薦之乎吾君，上希卿大夫之位，下猶取一障而乘之。若都不可得，猶將耕於寬閒之野，釣於寂寞之濱，求國家之遺事，考賢人哲士之終始，作唐之一經，垂之於無窮，誅奸諛於既死，發潛德之幽光。二者將必有一可。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，而足凡幾刖也，又所謂者果誰哉？再克之刑信如何也？士固信於知己，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。愈再拜。

答李翊書

六月二十六日，愈白李生足下：生之書辭甚高，而其問何下而恭也！能如是，誰不欲告生以其道？道德之歸也有日矣，況其外之文乎！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，焉足以知是且非耶？雖然，不可不為生言之。

生所謂立言者是也，生所為者與所期者，甚似而幾矣。抑不知生之志，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？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？蘄勝於人而取於人，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；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，則無望其速成，無誘於勢利，養其根竢其實，加其膏而希其光，根之茂者其實遂，膏之沃者其光曄，仁義之人，其言藹如也。

抑又有難者，愈之所為，不自知其至猶未也。雖然，學之二十餘年矣，始者非三代、兩漢之書不敢觀，非聖人之志不敢存，處若忘、行若遺，儼乎其若思，茫乎其若迷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惟陳言之務去，戛戛乎其難哉！其觀於人，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猶不改，然後識古書之正偽，與雖正而不至焉者，昭昭然白黑分矣，而務去之，乃徐有得也，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，汩汩然來矣。其觀於人也，笑之則以為喜，譽之則以為憂，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。如是者亦有年，然後浩乎其沛然矣。吾又懼其雜也，迎而距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其皆醇也，然後肆焉。雖然，不可以不養也，行之乎仁義之途，遊之乎《詩》《書》之源，無迷其途，無絕其源，終吾身而已矣。氣，水也；言，浮物也。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。氣之與言猶是也。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

雖如是，其敢自謂幾於成乎？雖幾於成，其用於人也奚取焉？雖然，待用於人者，其肖於器耶：用與舍屬諸人。君子則不然，處心有道，行己有方，用則施諸人，舍則傳諸其徒，垂諸文而為後世法。如是者，其亦足樂乎？其無足樂也。有志乎古者希矣，志乎古，

必遺乎今，吾誠樂而悲之，亟稱其人，所以勸之，非敢褒其可褒，而貶其可貶也。問於愈者多矣，念生之言，不志乎利，聊相為言之。愈白。

重答翊書

愈白：李生：生之自道其誌可也，其所疑於我者非也。人之來者，雖其心異於生，其於我也，皆有意焉。君子之於人，無不欲其入於善。寧有不可告而告之，孰有可進而不進也？言辭之不酬，禮貌之不答，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，宜乎餘之不為也。苟來者，吾斯進之而已矣，烏待其禮逾而情過乎？雖然，生之誌求知於我耶，求益於我耶？其思廣聖人之道耶，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耶？其何汲汲於知，而求待之殊也！賢不肖固有分矣，生其急乎其所自立，而無患乎人不已知。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，況愈之於生懇懇耶？屬有腹疾。無聊，不果自書。愈白。

代張籍與李浙東書

月日，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：籍聞議論者皆云：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，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，惟閣下心事犖犖，與俗輩不同。籍固以藏之胸中矣。

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，籍與李君友也，不見六七年，聞其至，馳往省之，問無恙外，不暇出一言，且先賀其得賢主人。李君曰：「子豈盡知之乎？吾將盡言之。」數日，籍益聞所不聞。籍私獨喜，常以為自今以後，不復有如古人者，於今忽有之。退而自悲，不幸兩目不見物，無用於天下，胸中雖有知識，家無錢財，寸步不能自致。今去李中丞五千里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，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？因飲泣不能語。既數日，復自奮曰：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，有所能人雖盲，當廢於俗輩，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。浙水東七州，戶不下數十萬，不盲者何限。李中丞取人，固當問其賢不賢，不當計盲與不盲也。當今盲於心者皆是，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，其心則能別是非。若賜之坐而問之，其口固能言也。幸未死，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，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？籍又善於古詩，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，閣下無事時，一致之座側，使跪進其所有，閣下憑几而聽之，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。夫盲者業專，於藝必精，故樂工皆盲，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。

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，有錢財以濟醫藥，其盲未甚，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，目

得不廢，則自今至死之年，皆閣下之賜也。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，賜之以既盲之視，其恩輕重大小，籍宜如何報也！閣下裁之度之。籍慚再拜。

答李秀才書

愈白：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，其首章則吾子也，盛有所稱引。元賓行峻潔清，其中狹隘不能包容，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。因究其所以，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。時吾子在吳中，其後愈出在外，無因緣相見。元賓既沒，其文益可貴重。思元賓而不見，見元賓之所與者，則如元賓焉。今者辱惠書及文章，觀其姓名，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。讀其文辭，見元賓之知人，交道之不汙。甚矣，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；子之言，以愈所為不違孔子，不以雕琢為工，將相從於此，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？然愈之所志於古者，不惟其辭之好，好其道焉爾。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，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，況其外之文乎？愈頓首。

答陳生書

愈白陳生足下：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，在上位幾人。足下求速化之術，不於其人，乃以訪愈，是所謂借聽於聾，求道於盲，雖其請之勤勤，教之云云，未有見其得者也。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辭，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，亦云有志於是矣，而其所問則名，所慕則科，故愈疑於其對焉。雖然，厚意不可虛辱，聊為足下誦其所聞。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，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。所謂病乎在己者，仁義存乎內，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，而我蠢焉為眾人。所謂順乎在天者，貴賤窮通之來，平吾心而隨順之，不以累於其初。所謂待己以信者，己果能之，人曰不能，勿信也；己果不能，人曰能之，勿信也，孰信哉？信乎己而已矣。所謂事親以誠者，盡其心，不誇於外，先乎其質，後乎其文者也。盡其心不誇於外者，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，名與位之謂也。先乎其質者，行也；後乎其文者，飲食甘旨，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。誠者，不欺之名也。待於外而後為養，薄於質而厚於文，斯其不類於欺與？果若是，子之汲汲於科名，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，惑也。速化之術，如是而已。古之學者惟義之問，誠將學於太學，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。愈白。

與李翺書

使至，辱足下書。[26]歡愧來並，不容於心。嗟乎，子之言意皆是也！仆雖巧說，何能

逃其責邪？然皆子之愛我多，重我厚。不酌時人待我之情，而以子之待我之意，使我望於時人也。

仆之家本窮空，重遇攻劫，[27]衣服無所得，養生之具無所有，家累僅三十口，攜此將安所歸托乎？舍之入京，不可也；挈之而行，不可也。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？[28]此一事耳。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？[29]仆之有子，猶有不知者，[30]時人能知我哉？持仆所守，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，開口論議，其安能有以合乎？[31]仆在京城八九年，[32]無所取資，日求於人，以度時月。當時行之不覺也，今而思之，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，不知何能自處也。今年加長矣，[33]復驅之使就其故地，是亦難矣！

所貴乎京師者，不以明天子在上，賢公卿在下，布衣韋帶之士，談道義者多乎？[34]以仆遑遑於其中，能上聞而下達乎？其知我者固少，[35]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。內無所資，外無所從，終安所為乎？

嗟乎！子之責我誠是也，愛我誠多也，今天下之人，有如子者乎？[36]自堯舜已來，士有不遇者乎，無也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汙，而處其所可樂哉？[37]非不願為子之所雲者，[38]力不足，勢不便故也。仆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？[39]累累隨行，役役逐隊，饑而食，飽而嬉者也。[40]其所以止而不去者，以其心誠有愛於仆也。然所愛於我者少，不知我者猶多，吾豈樂於此乎哉？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。[41]

嗟乎，子誠愛我矣，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。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，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。及之而後知，履之而後難耳。孔子稱顏回“一簞食，一瓢飲，[42]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”。彼人者，有聖者為之依歸，[43]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。[44]其不憂而樂也，豈不易哉！若仆無所依歸，無簞食，無瓢飲，無所取資，則餓而死，其不亦難乎！子之聞我言，亦悲矣。嗟乎！子亦慎其所之哉。

離違久，乍還侍左右，當日歡喜，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，並以自解。[45]愈再拜。

註釋

↑ 或無逃字。

↑ 仁或作人，而之下有救字；或作人，而下無之字。今按：此若作人之救，則正與下句

全字為對，而下文再疊其語，亦以二字相對，但覺其語差凡，故今且從方本。

↑ 愚上或有其字，而愚下有也字。也又或作甚，或有其字，而無也、甚二字。

↑ 或作歟。

↑ 不下或有之字。

↑ 下或有曰字。

↑ 材或作才。能不或作不能，而無足字。相上或無賢字。

↑ 或無之字，又無也字，或並無“之耳非也”四字；“之為耳”三字或作“為之耳”，皆非是。

↑ 或無使及二字，非是。間或作聞，或作問。

↑ 《禮記·雜記》曰：“管仲遇盜，取二人焉，上以為公臣，曰：‘其所與遊辟也，可人也。’”

↑ 《禮記·檀弓》曰：“趙文子所舉於晉國，管庫之士，七十有余家。”

↑ 憐下或有察字。

↑ 事見《史記》。輔相下或有也字。其急或無其字。捉或作握。

↑ 奸下或有人字，無欺字，非是。

↑ 之在，或無之字。

↑ 托周公，疑此周公字當是國字。意下或有以字。

↑ 或無佞欺字。

↑ 至比，或作如比。

↑ 余日，或作日余。

↑ 或無此六字。

↑ 之魯、之齊之下，或並有於字。“ 則去之宋 ”，或無則字。

↑ 道下一有也字。

↑ 數音朔。

↑ 不得上或有恐字。

↑ 威尊或作尊威。無已或作無文，非是。

↑ 或無足下字。

↑ 貞元十五年，宣武軍亂。

↑ 此句或無將安二字。

↑ 謂上或有誠字。城或作誠。

↑ 之下或有所字。

↑ 驅或作執。今按：作驅即屬下句，作執即屬上句。詳下文亦有“ 復驅之使就其故地 ”之文，而“ 持守執 ”三字，語太繁復，故當以驅為正。

↑ 謂應進士時。

↑ 長下或有已字，非是。

↑ 不以上或有得字。

↑ 或無我字。

↑ 或無今字。

↑ 或無安字。

↑ 為或作如。

↑ 此謂張建封幕府，謂在南陽公幕中也。

↑ 飽而嬉，或作渴而飲。杭本嬉作悲，云：“ 悲者，悲其不得所從故也。 ”皆非是。

↑ 所愛，或作其愛。少上或有尤字，非是。知下或有於字。猶或作尤，非是。吾下或無豈字。

↑ 孔子上或有昔者字。瓢飲下一有“ 在陋巷 ”字。

↑ 聖上或無有字，依上或無之字。

↑ 食，去聲。

↑ 此候，杭本作候此。今按：此與《與孟東野書》“ 春且時盡 ”相似，說已見於彼矣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